

1985

中国游记年选

ZHONG
GUO
YOU
JI
NIAN
XUAN
1985

广东旅游出版社

22.8
YYY
1935

493519--

杨羽仪 编

中国游记年选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5

中国游记年选（1985）

杨羽仪 编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 1——3,000册

850×1168毫米 1/32 9印张 18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272·66 定价：1.90元

目 录

序	(1)
---------	-------

香港猎影录	秦 牧 (6)
“自由港”来去	田 野 (22)
小小梅沙浪	陈俊年 (32)
南湖感事	韦 丘 (37)
贺海瑞墓之冷落	谢大光 (43])
西行交响曲	李 锐 (46)
暖心的赛里木湖水	杨羽仪 (55)
向戈壁	王英琦 (60)
河西走笔	杨闻宇 (64)
大漠奇遇 (二章)	洪三泰 (70)
西安散记	秦 似 (75)
秦陵之谜	毛 铨 (82)

寂寞的青海湖	李天芳 (87)
兵马俑的沉思	吴长城 (92)
雁荡山上的空中飞人	峻 青 (96)
普陀山记行	林 非 (101)
天目山寻秋	吕锦华 (110)
雾游黄山	魏钢焰 (114)
我爱皖南	袁 鹰 (119)
烟雨醉翁亭	何 为 (126)
雁荡抒情	赵丽宏 (129)
万石莲寺	王维洲 (137)
在那神奇迷人的地方	陈慧瑛 (143)
太湖的金秋	墨 林 (153)
锦绣谷	丘 峰 (158)
瑶寨	王小妮 (162)
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	刘成章 (172)
漓江驰笔	金 马 (177)
中原四题	郭 风 (182)
高高的天子山	碧 野 (187)
梦和诗的火岩	银 云 (192)
风光风情说乌江	吴冠中 (198)
巴蜀游踪	陈所巨 (203)
到赤壁去	王 璞 (208)
赤壁赋	李建纲 (211)
索溪的月亮	苏 叶 (216)

桃花源的魅力	石 英 (219)
五花海游泳记	戴善奎 (224)
湘西二题	缪 士 (227)
五台山访“知客”	曲玉生 (232)
澜沧江随笔	薛尔康 (241)
“南蛮子”眼中的北京人	李兰妮 (247)
放歌山海关	唐大同 (253)
倒开江	王文杰 (257)
孔林的幽默	叶 梦 (261)
北极村近事	柳 嘉 (266)
泰山一片月	沈世豪 (270)
马的嘶鸣	张 岐 (272)

——齐国故乡行

无人区，珍珠河	王家斌 (276)
天葬目击记	周 灿 (283)

序

广东旅游出版社委托我编《中国游记年选》(1985),我是十分乐意的。一是能在中国这个散文的故乡中撷取游记百花的精英,以丰富自己;二是读着百家游记,便有坐地神游祖国大地的幸福感,“秀才”不出门,能观天下景;三是为研究旅游文学作点微薄的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这里选的是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中国作家的游记。所谓精选,是相对的,坦白地说,我没有把所有报刊杂志发表的游记读完;即使能读完,也由于编者水平的局限以及艺术爱好的取舍,自然会造成遗珠的不幸。只是,因为这是一桩有益的事业,终能一呼百应,赐稿者甚多,大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所选的大抵为上乘之作罢了。

在一九八五年游记年编中,编者有意把作家访问香港的游记放于卷首。这无疑是对我的故乡的一点私爱,但更值得庆贺的,是中英谈判有了明确的结果,不久的将来,香港的主权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成为一块现代化的神奇的土地,人们都想探头看看这个宝岛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其实,少见多怪罢了,它本来就是祖国母亲膝下的一个小乖乖,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正象客人见到女主人时,总是先抱起主人身边的小乖乖,亲一亲,然后和主人攀谈。香港的情形也有点相似吧。

在年编中，编者力图使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皆有所摄猎，不管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原始的大漠戈壁，生活的长河本身，就是从荒凉粗野的历史流到繁华的文明的今天，从原始、蒙昧的大地奔流到现代化的高层建筑耸立的人世间。

八十年代的旅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过去，有人认为：“游”者，玩也；玩者，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也。仿佛“玩”是少爷小姐们的专利。无产者只有奋斗的义务，而无游玩的权利。以此推论，游记当然是少爷小姐的“风花雪月”了。

我觉得，旅游固然有“玩”的因素，但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建设者除了兢兢业业地奋斗之外，工作之余，也可以堂堂正正地玩。《小小梅花浪》一文写经济特区的建设者“搏命干了一周的活”，假日，“轮到放胆玩了。傍晚来海里游泳滑浪，夜间到山边烧烤野味，唱唱流行曲，跳跳迪斯科，现代人的生活就应这么过嘛……”他们提倡“拼命地做，痛快地玩”的生活哲学。乍一听，叫人捏一把汗，仔细琢磨，却是科学的。它既剔除了旧中国国民消闲的劣根性，又不象极左思潮那样“分分钟”给人们念“紧箍咒”。

旅游，除了“玩”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增长学识，锻炼身体，扩大视野，考察国情和“众生相”，培养爱国主义情愫等。这些因素，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们，也是能理解的。不少人在奋搏之余，一有机会，就花钱“逛”世界，增长见识，接触民情，汲取生活中的精英，使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旅游，对宏观和微观世界都是很有帮助的。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出现了历史的转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工作之余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旅游业在中国渐渐兴起了，成为经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它既是“无烟工业”，又是创造美的境界、美的情愫的“工厂”。那么，反映旅游生活的游记散文，也应是文学大树上

的一个小枝丫了。

我就这个“小枝丫”谈几点浅见。

第一，游记散文要刻意追求艺术形象。

在描绘生活画面时，作者应倾注着自己的思想激情，阐发在生活中发现的某种哲理，以情、理动人。它区别于一般的导游文章，为了让游人不会忘记名胜中的亭、台、楼、阁、山、石、溪涧，导游文章常常这样写：“西去半里，右转弯，行五十步，便有一塔，塔里十一层，外九层……由塔向东北走百余步，有一洞……”游记散文的主要功能不是导游，它是透过写山、水、风物、人情……塑造艺术形象。为了塑造艺术形象，它大可不必如数家珍地给人们导游，甚至有时可以抛弃名胜中许多很有鉴赏价值的东西，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绘声绘色地描写，达到情景交融。使人读起来，有“神游”的浓趣。《索溪的月亮》文章不过二千字，也没有概括索溪的全貌，只写索溪月夜的静美，而作者感受殊新：“我大约也早就呆了。话自然已经没有，连呼吸都是多余。觉得一颗心在静下去，静下去，静到极处。只想永生永世这样地坐，坐，坐，坐到石凉，水凉，风也凉，不知夜深有了几许；坐到今夕不知何夕；坐到通体清澈，万虑皆空；坐到不要知道人世间还有生死，苦痛和忧伤……”月色和人情融化了，产生了清新的艺术形象。我甚至认为有些繁琐杂记，虽不漏掉“家珍”，却正因为“一览无余”，便缺乏神秘感和艺术的“诱惑力”。游人常常有这种感觉，风景只宜远观，不宜身入其中。远观很美，很能动情；一旦“切”入，便觉乏味，大概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艺术形象的塑造，也如看风景，最好让人窥其一小半，倘写尽了，其形象反而缺乏艺术的魅力。

第二，游记散文要强调个性。

有人说“游记不是文学”，这是一种偏见。但从内因寻找，也不无道理。近年来，有些游记沉溺于客观的描述，“千人一

面”，“千景一面”。倘写泰山，描写的景物大都从泰安城下“循东谷入，道有天门”，经中岭，上十八盘，过南天门，登玉皇顶，上观日亭，看泰山日出……文中的景物没有个性化语言，文中的“我”没有个性化的行动和心理，描写的人情风貌也没有个性化之处，又怎能创造独特的生活感受呢，这样的游记，味同嚼蜡。《天目山寻秋》是一篇个性较强的游记，文中写秋本来是浓烈的，火热的，喧闹的，怎么天目山之秋那样幽深？写出天目山之秋的独特之处；接着，写赏秋的人大多是醉秋的，“那酩酊，常常左右倾倒，颇有点醉后的痴狂。”然而，“我”喜欢幽闲地看山，赏秋，于是，“我”反问道，“难道……赏秋一定醉秋么？每个人赏秋也应有独特的情趣吧。何苦强求千篇一律呢，倘若叫每座山都穿上了制服，即使这制服是羽衣霓裳，也是对美的亵渎。”这样的感受就很有个性。我以为有独特的观察角度是写好游记的起点。除了有独特的视角外，还需从景物的描绘中生出独特的心态和情理来。我认为独特的生活感受正是游记散文的精华。

第三，游记散文要注意开拓新的领域。

游记不仅写山水古迹，它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阔的，写社会主义建设中壮丽的生活激流，或涓涓的生活小河；写城市、小镇、山村、水乡、海港的人物风情画……还可以写新兴的旅游。在“游山玩水”中，游者、导游者在山水中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美好心灵，以及为旅游业而奋斗不息的人们，都是可以大写特写的。本书所选的《瑶寨》和《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便是人物风情画的佳作。我甚至认为，游记同样可以干预生活。《雁荡山上的空中飞人》便是一例。作者写雁荡山上的“空中飞渡”绝技表演，追述这“玩意儿”曾使不少身怀绝技的山民高空坠落，粉身碎骨。作者看后心情沉重，脸色阴沉了，在苦苦思索：“这种危险的表演，除去官能刺激之外，它究竟有什

么美的价值、艺术魅力呢？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的，可我总觉得这很有点象中世纪欧洲竞技场上的角斗士斗殴那样的味道。”作者强烈呼吁：“希望这种危险的表演，以后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读者心灵为之强烈的震荡。游记文学不也同样有强烈的战斗性么！我想，当作家的心时刻想着人民的时候，不管是歌颂美的心灵，还是鞭鞑丑的事物，都同样有积极意义的。

我觉得，写当今的山水，当今的旅游者，当今从事旅游业的人，当今旅游业的重大改革……将赋予山水以新的内涵，新的时代气息。不然，写洞庭湖，象范仲淹；写登泰山，象姚鼐；写峨嵋，象范成大……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编者于一九八六年元月

秦 牧

香 港 猎 影 录

我原本是一个“老香港”，我在香港出生，解放前三十年间，曾先后在香港念过书，当过编辑和职业作家。从贫民窟到大酒店，我都领略过。近十几年来，香港的中学统一语文课本中采用了我好几篇散文做教材，因此也常有香港青年到广州找上门来看我。香港还先后翻印过我六本书。但是，由于解放后我差不多有三十年没有再到过香港，对于这个花花世界，就逐渐变得生疏了。

但是，从1980年起，数年之间，我意外得到三次机会访问、游览了香港。一次，是1980年应《新晚报》之邀去和读者们座谈。一次，是1983年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前往该校中文系演讲和在香港语言学会主持的一个集会上做报告。最近一次，是1985年访问新加坡之后，偕同姚雪垠接受三联书店的邀请在那里作了一星期的逗留。除了休息、游览之外，还和当地的文艺界座谈，到书店为读者签名、到香港电台发表谈话。在这几次访问中，除集会、工作外，我也常常一个人在街头闲逛踟蹰，饱览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场景，一面走，一面寻思，希望透过表面现象，也能够多少抓住一些比较本质的东西。

经过三次访问，我觉得可以比初访时跨进一步，写这篇《香港猎影录》了。

神通广大的科学魔杖

阔别三十年，我再访香港之初，很惊异于它变化的迅速和巨大。

太平洋战争以前，香港不过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并不算很大的港口罢了。当时它高楼大厦不很多。街头上常见一群群赤裸着上身的苦力，各各挟着一根大竹杠，给人挑担为生。他们铺几张旧报纸在骑楼下睡觉，在公共厕所里洗澡，用几块碎砖，一个罐头盒子在骑楼下煮东西吃。

鸽子窝式的旧楼房很多很多，样式也是相当古老的。那时的“半岛大酒店”就算是很够排场的建筑了。

然而，1980年，当我在阔别三十年之后，再到香港的时候，它的变化之大使我几乎难以辨认，它的高楼大厦（大多是二三十层的）星罗棋布，从香港岛一直伸延到九龙，伸延到“新界”。夜里从海上望香港，象是一座珍珠之山，千千万万盏的华灯使它璀璨闪烁，景象着实是壮观美丽的（白天它倒没有这样美了）。夜间从扯旗山顶望下去，除了可以看到这座“华灯之山”的概貌外，还可以看到海上，以至于九龙远近的灯光，处处都是闪光的高层建筑。迷迷茫茫，宛似灯海。它的大建筑之多，使得许多街道都变成了“峡谷”。由于五六十层的大厦也出现了，使得旧时的大建筑，象半岛大酒店之类，已经黯然失色。

向来，由于香港有从东到西的有轨电车在德辅道中一带行驶，在香港是很不容易迷路的。但是，现在由于巨大建筑物大量涌现，又新添了许多“立体交叉”公路桥梁，地下人行道，这使得它的交通状况错综复杂起来，连我这个“老香港”也感到不能随便穿行，因为如果不是一直走的话，就很容易迷路了。

过去从香港到九龙，全靠过海轮渡维持交通。现在，除了依

然存在轮渡之外，已经有海底隧道联接两地，地下铁道也从香港的繁盛中心一直通过海底，到达九龙半岛的许多遥远角落（如沙田、元朗等地），在这种地下铁道里，卖票、检票，高度自动化，机器代替了人力，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工作人员居然寥寥无几。

看这个势头，使人即使不去寻根究底，也知道香港在几十年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今天的香港已经是一座和全世界各地息息相关的国际城市，它是世界重要的若干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外汇交易中心之一。全世界各大银行几乎都在香港设有分行或者办事处。1983年，香港银行的存款有二千五百亿港元。仅仅从这项“动产”，你可以想见它的财力雄厚状况的一斑。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香港这么一个有时被人形容为“弹丸之地”的地方，有许多事情竟都是世界第一的。它每公里公路上所拥有的汽车数量，世界第一。它的海洋公园后门的登山自动扶梯，长度世界第一。而且，它有差不多十项产品，手表、玩具、成衣等等，出口数量都占世界第一位。连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这些城市，都在出卖香港出产的玩具和手表。单是玩具这东西，香港就有数以万计的款式。

自然，香港的工业，比起它的房地产买卖的规模来，是瞠乎其后的。因此，工业在整个结构中也具有一定的虚弱性。但是，即使如此，它有许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夺魁”，也足够令人瞩目了。

香港经济的发达，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量的游资集中到那里去。国际金融界也看中了香港的地理位置，踊跃投资。越南战争，又为它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原因多种多样，不胜枚举。而有一项原因，却是非提不可的。这就是：香港对于引进世界先进技术，非常迅速，大抵世界

上某个国家，有一项新产品，有一种新技术，香港很快就引进了。这甚至不需要到什么大学实验室、工厂实验室里去找。你到香港街头逛逛，就可以领略到这种讯息。香港某些工厂，一看到产销势头不很美妙，立刻就进行技术更新，改产其它商品。有时速度之快，就仿佛变魔术一般。

近几年我几次到香港，每一次，总要碰见一些新的科学产品。头一次我到香港的时候，高楼之上和楼下门口的“对讲机”还不普遍，但是第二次去就看到许多人家都装上了。一个客人在门口按电铃，楼上的主人通过“对讲机”和门口来客对话，知道是熟人，按动一下电钮，大门就自动开启。否则，就闭门不纳。主人并不需要亲自下楼。有些人家，看电视的时候，坐的地方虽然距离电视机不过数米之遥，但是要改选电视节目的时候，也懒得起身，而是坐在沙发里，手中拿着一个小型的遥控机，揿动电掣，就可以变换电视台了。

“无人摄影站”也是近年兴起的。摄影站里并无摄影师和任何工作人员，你只要按照墙上的说明文向机器里投下足够的硬币，站在被指定的位置上，摄影机就能自动校好焦点，照好相，过一会儿，就把相片从一部机器里“吐”了出来。

银行的无人存款付款处也是星罗棋布。顾客只要凭着银行所发的“硬卡”，按照指定办法，就可以办理存款、取款手续，机器的灵敏度极高，点数准确，存、取都不会有任何差错。

香港有许多斜坡，都绿草如茵，苍翠欲滴，整齐而又美观。绿草是怎样被种植起来的呢？原来，并不是用的“铺草皮泥”的古老办法（在那样的斜坡上，要这样做也很困难）。现在欧洲有一种新的种草科学技术，把草籽采集了，放在营养液里，装进罐头。应用的时候，开罐把营养液连同草籽再装进喷筒里，均匀喷到土坡上就行了。有些还装有两样种籽，一种先萌发，过了不久就枯萎腐烂，刚好作为第二种美丽的准备保留的青草发育时的养

料。香港许多斜度很大的土坡，种草大抵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崭新
的方法……

这类例子是可以举出许多的。但是，只此数端，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一斑了。瞧！并不需要到什么科学实验室去，在街头，就可以看到香港引进科学技术的劲头啦！

香港这几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的生活的确较之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有所改善。上面提到的赤裸上身，持着一根大竹杠在街头伫立的赤贫状态的苦力不见了。清洁工、搬运工一般都可以得到一两千元的收入。自然，一千港元在香港只够阔佬们吃一顿饭或一只大鲍鱼。然而体力劳动者大抵脱离了赤贫状态却是事实。这也并不是资产者减少了他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聚敛，不，应该说这种聚敛在比例上甚至更大了。科学技术的引进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因此，即使资产者取得的利润更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然有所提高。

如果说这一切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它不正显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论断的正确吗！科学技术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谁能够引用它，谁就可以得到好处，谁排挤它，回避它，谁就活该倒霉，这一切，也说明我国现在实行的、开放和改革的政策是何等的正确英明。不开放和改革，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怎能够源源不绝进入我国的门户和遍地开花呢！

科学技术多么象是童话中的魔杖，它点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奇迹。魔杖虽然是童话中的东西，然而用它来形容电脑时代科学技术的神奇，却是恰到好处。香港，这小小一片地方能够涌现那么多的奇迹，其中有一项秘密，不就在这儿吗！

香港的“南北极”

在香港，我常常想起“南北极”、“矛盾的大综合体”这一类

的词儿。对比强烈、矛盾尖锐的事情在这儿是层出不穷的。

这类事情，甚至使我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时讲的那一段话：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足以信赖的时代，这是背信弃义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一片大好，我们前面一无所有；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另一端——”

在香港，对于不同的集团，不同的人，的确可以从狄更斯这段话充满矛盾的语言中各各找到对于自己形容贴切的词语。

香港有大量的高楼大厦，然而也有它的“山脚木屋区”，那仿佛象是大地排泄出来的一堆垃圾；里面卫生设备也没有，秽水横流，肮脏不堪。

香港的阔佬挥金如土，七八个地产商人，在最高贵的餐厅吃一顿豪华的晚饭，用掉好几万元。香港一万元一席的中式酒菜，服务员穿上风冠霞帔或长衫马褂上菜，每上一道菜就敲锣一次，“以昭郑重”。然而普通人一顿午餐，不过是花七八块钱买个“饭盒”，在办公室里斟杯茶水送下罢了。

香港是大量引进科学技术的地方，然而科学和迷信却摩肩同坐，安然并存。在置备着世界最新科学仪器的大学里，同时设立了“神学系”。在香港最高的合和大厦（是六十二层吧？）旁边不远，就有一所小小的神宫，供奉着痘花娘娘、华佗医圣之类的神祇。在尖沙咀十分现代化的天文馆旁边，陈列着几辆十九世纪风味的人力车，专供欧美游客坐了照相。有一些二三十层的大建筑物开工时，往往事前还请来风水先生，拿着罗盘，东看西看，祭拜一下四方“神祇”之后，才敢破土。

香港是个人欲横流的地方，书报摊上，登载裸体照片和色情小说的淫秽刊物充斥。许多夜总会都在门口标上“无上装夜总